

會



誠

40-A, Bencoolen Street.
Tel: 27474

18-6-1966

Singapore Restaurant Bars Eating And
Coffee Shops Employees' Union

第 10 期



看！右傾機會主義者

怎樣看待“高蔣”

PAS 贈送

〔編者按語〕

在目前左翼運動中，正遭受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嚴重泛濫，“高蔣事件”及某些叛徒的所謂“自白書”，是這種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左翼工團內部那些犯了“右傾”思想的人，對“高蔣”的叛變行徑不僅不給予嚴厲譴責，而且還明目張膽的為之打掩護。1966年2月28日我們五間兄弟工團針對「全星工團工委會」對“高蔣事件”所發表的錯誤聲明，寫了這封信給「前工委會」主席及把副本致給其他兄弟工團，希望他們嚴肅檢討錯誤，並能迅速地糾正錯誤。5月7日，我們又曾經為此信件會見「前工委會」主席郭自平，了解他們的態度和意見，但他說，我們致信給他的時候，工委會已經是解散了，他們（指前工委會）是沒有權力了，不過，他本人曾經在一次工團會議上要其他工團去研究此信件，至於其他工團是否有研究，他本人不知道。

由此看來，要那些人檢討錯誤，糾正錯誤，是遙遙無期的，為了使廣大幹事能夠正確認識“高蔣事件”，避免受「前工委會」聲明的誤導，我們只好將這封信公諸於廣大的工友面前。

親愛的工委會主席

親愛的委員們：

正當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對我們馬來亞人民爭取解放運動的革命事業進行瘋狂的鎮壓與破壞，以及左翼運動處於困難的鬥爭環境之際，而一路來稱為左翼份子的林煥文、高棋生、蔣清潭等三人，竟然與其他形形色色的叛徒一樣，公然先後發表聲明背叛社陣和整個左翼運動，背叛全體馬來亞人民。對於叛徒們的無恥的背叛行為，是全體人民所不能寬容的。因此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左翼團體或個人，必須徹底揭露與擊破叛徒們的可恥罪行，與他們展開堅決的鬥爭！

對這事件，全星工團工作委員會於一月十二日發表了一篇聲明。但是我們經過再三研究後，發現這篇聲明並沒有真正的揭露和譴責高、蔣兩位叛徒的醜惡的出賣人民的嚴重罪行，也沒有嚴

斥叛徒聲明中的反動論調，反而給我們一個印象是：「社陣是有錯誤與偏差的，因此必須努力去糾正它」；並且也給叛徒們重新混入左翼內部打開一個方便之門。似乎對叛徒們

帶有“同情”之概。顯然這篇聲明是非常含糊和帶有嚴重錯誤的。因而我們決定寫這封長信致給工委會，嚴正的批評與指出它的錯誤，並闡明我們對一些問題的基本觀點。以下讓我們詳細的指出這些問題。

(一)首先聲明的第三段引伸“左派工運獨立性與主動性”的原則，來評判社陣“仍然是一個站穩左翼立場的政黨”。我們認為：這裡面是含有雙重之錯誤的，而且也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這樣做無非是節外生枝。必須指出：「評判社陣仍然是不是一個站穩左翼立場

接第一版 看右傾機會主義者
是怎樣看待高蔣事件的

的政黨，與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的原則是毫無關係的。我們要問：難道不從“左派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的基本原則出發”，就不能認定社陣仍然是一個站穩左翼立場嗎？三其實，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辯駁社陣有沒有變質的問題，而是暴露和譴責叛徒們從左跳到右的反動言論與行為的問題。因為叛徒的聲明已經明顯的是站在反動派的立場上發出的，而不是以“左”的姿態出現來攻擊社陣為“右”派的，如果叛徒是以“左”派的姿態出現來攻擊社陣已經變為“右”派政黨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必要為社陣“仍然是一個站穩左翼立場的政黨”來辯論（實際上工委會的聲明也並沒有為社陣辯護）。所以工委會發出的出發點已經是錯了，它把應該暴露和譴責高蔣叛徒的立場問題轉為討論社陣的立場問題上來，並且指社陣“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或偏差”三大家都知道，關於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問題，我們左翼工團內部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既然這樣，那麼工委會為什麼要把我們存有分歧而又與此聲明無關的問題硬硬拉到這篇聲明中來呢？這豈不是要把別人不同意的見解強加給別人嗎？這樣做不是只能加深我們之間的分歧嗎？

(二) 聲明的第三段繼續指出：“儘管左翼內部對社陣目前的策略和路線，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儘管社陣領導目前的策略或路線，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或偏差”；但是“社陣內部的成員”，必須“在黨的範圍內竭盡所能地去努力糾正，它。我們認為，這也是非常錯誤的，尤其是這種言論出現在一篇譴責叛徒的聲明中更是不應當，其結果只能是帶來更多的混亂，並有意無意的給叛徒們打掩護。讓我們分成幾點來指出其錯誤所在；一必須指出，並不是“左翼內部”對社陣的策略或路線有不同的意見。而是左翼內部某些人對以社陣為首的左翼運動的政綱和路線有不同的意見。如對粉碎大馬、星洲“獨立”以及其他問題等。二在這些不同的意見中，“錯誤”或“偏差”的並不是社陣或整個左翼，而是那些與社陣或整個

左翼運動持有不同意見者本身。如果不具體和明確的指出這一點，那麼就有可能模糊工友與群眾。使之對社陣產生懷疑。然而工委會的聲明並沒有指出這點，這顯然有失職之嫌。三所有那些叛徒們的所謂“公開聲明”或“退黨聲明”中，異口同聲的指責和污蔑社陣的政策是“錯誤”的，特別是對社陣杯葛國會、不承認星洲之“獨立”，以及粉碎大馬的口號問題等。而工委會的聲明中也含糊的說社陣目前的領導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或“偏差”，這與叛徒們對社陣的指責不是互相迎合嗎？其實不同的只是，叛徒們是公開退黨背叛，而工委會的聲明是要求社陣內部成員“在黨的範圍內竭盡所能地去努力糾正”它，這實際上就是鼓勵社陣內部的鬥爭。這豈是口口聲聲強調“獨立性、主動性”者應有的作法？四如果社陣偶爾有某些“錯誤”或“偏差”，也應該具體和明確的指出那些是“錯誤”或“偏差”，而不應該只是含糊的說“可能有錯誤或偏差”，這樣就可能誤導群眾，迎合叛徒們的指責。但必須強調的是，即使社陣有錯誤，也絕不應該在一篇譴責叛徒的聲明中提出。五工委會聲明對社陣所作的這種“批評”，也是不符合工委會聲明中所說“全力支持社陣以便共同對敵”的，因為既然要“全力支持社陣以便共同對敵”，那麼又為什麼要不負責任的指社陣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與“偏差”呢？甚至將一部份人對社陣的“意見”，形容成“左翼內部”對社陣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這不是等於一方面說你好，另一方面從背後刺一刀嗎？

(三) 聲明的第四段指林煥文“公然站在反動派的立場上去”，是“出賣社陣、背叛左翼”。對高、蔣却只是指出他們的“作法”。什麼“作法”呢？聲明中並沒有明確的指出。聲明繼續說：“雖然，在手法上跟林煥文是有所不同，但其所產生的實際後果却是更為嚴重的”（指高、蔣。）換句話說，這種“嚴重”的“後果”只是因為他們的“作法”所引起的，而不是他們與林煥文有着共同的本質，（思想和立場問題）以及背叛

轉入第三版

接第二版

看右傾機會主義者是
怎樣看待高蔣事件的

人民所引起的。所以聲明中，就只是自然地“懷疑”他們的動機是不正確的，而沒有肯定他們的動機是不正確的。

如果我們有真正從左翼的立場出發，認定叛徒的反動本質的話，那麼對於他們的動機也就應該是毫無懷疑，必然可以知道是不正確的了。如果說他們（高、蔣）與林煥文又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也只能說林煥文叛徒一路來與左翼運動的關係不比高、蔣那麼密切吧了，當然他們之間所引起的影響也就可能有些不同，但是他們的本质都是叛徒。

正由於工委會沒有認定高、蔣叛徒行為的本質，因此聲明第五段便對他們發出幼稚的呼吁；假如他們（或其中之一）能夠看到自己的錯誤，而悔過自新，收回其聲明，這也是新加坡人民（特別是左翼運動者）願意看到的。

我們必須知道高、蔣的背叛行為，並不是無意犯到的錯誤，他們所發表的背叛聲明，也不是一時之“靈感”來潮所為，而是有它思想發展的過程，以及一段長時間的醞釀所致。顯然這種思想（反動思想）是從「國民登記」問題的爭論時就已經開始產生了。到去年九月九日在廠商工聯會幹事主講會上對“星洲退出大馬後的政

治形勢”所發表的那篇“偉論”中，就更加明顯的看出了，他（高叛徒）那篇又臭又長的“偉論”，顯然與社陣的政策是有所抵觸的（這一點今後有人將會加以批駁）。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孤立的來看待林煥文、高、蔣等叛徒的事件。這些事件只不過是反動派通過明的暗的、右的“左”的，全面進攻左翼的計劃的組成部份吧了。它是有幕後人物在主使的。他們以為這樣做可以使社陣面臨瓦解，以便那些機會主義者可以抬頭，從而可以誤導整個左翼運動，這是他們對目前形勢的估計結果所作出的決定——叛變。但是，客觀現實的反應，說明他們的估計是錯誤的，更沒有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反而更露骨地暴露了他們的反動本質和反黨活動，充當了人民的反面教員，使在李紹祖領導下的社陣之立場與政策顯得更鮮明和正確。更使一些在過去對一些問題看不清楚而犯錯誤的幹部和其他人士覺悟過來。

由於他們可恥的目的沒有達到，反遭人民齊聲共責，因此他們可能會要出新的詭計，虛裝“悔過自新”，或發表聲明收回其先前的叛變聲明，要求重回社陣，以便待機行事。事實上根據陣綫報的反映，他們已經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工委會發表聲明希望他們“悔過自新”，“收回聲明”，恰好符合了他們爭取同情的計劃，給叛徒打開一個方便之門，讓他們進來繼續搗亂。

過去社陣內部所引起的糾紛和混亂，以至分裂，不能不和他們的興波作浪有關。這是我們左翼必須吸取的經驗。

但是令我們感到懷疑的是，工委會所發的這一段聲明與叛徒們所寫的“悔過信”究竟是“巧合”還是“迎合”呢？“悔過信”是一月八日寫的，一月十五日陣綫報才公開發表。而工委會的聲明是一月十二日發的。我們姑且不管是“巧合”還是“迎合”。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因為工委會還沒有征得社陣的同意，便發出這種言論，一旦社陣不接受叛徒的同黨，即所謂“悔過自新”，那麼工委會又如何下台呢？事實上今天社陣是拒絕了叛徒們的所謂“悔過信”，並堅決開除他們的黨籍，把他們從左翼隊伍內清除出去，這更說明了工委會那樣是不對的。

（四）工委會聲明的第八段談到星洲“獨立”時說：「星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標明了我們反“馬來西亞”的鬥爭有了進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歡迎星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我們完全不同意這種觀點。當去年卅工團對星洲“獨立”問題發表聲明時，我們有些工團就已經指出這一點，表示不同意，並要求修改它，但負責聲明者最後並沒有修改便發了出去。

轉入第四版

接第三版
 看右傾機會主義者是
 怎樣看待高蔣事件的

如果說這種觀點或者這種邏輯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請問：

1 美帝國主義大量增兵南越，這說明美帝國主義在南越的戰爭中遭受悲慘的失敗，是南越人民抗美鬥爭的勝利和進展，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越南人民）“歡迎”美帝國主義大量增兵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呢？

2 帝國主義之所以冒險的發動世界大戰或個別的殖民地戰爭，正是帝國主義作垂死的掙扎，標明被壓迫與被剝削的人民與民族的覺醒，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歡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呢？

3 英帝國主義之所以成立“馬來西亞”，是因為英帝國再不能繼續通過老殖民主義的手段直接的統治這些地區的人民，應而通過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的手段間接的統治這些地區的人民，這標明這些地區的民族解放鬥爭有了更高的發展，迫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出新的花招。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歡迎”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呢？

類似的例子多得很，所有這些，我們都不可以這樣說。當然，我們也就不可以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歡迎星洲脫離“大馬”而“獨立”了”。因為實際

上就等於接受星洲的假獨立，與叛徒們承認星洲獨立是一個既成的事實並沒有什麼兩樣，而且是一致的，在客觀上也正好符合了反動派的願望。

必須指出，今天我們的任務不僅是要反對和暴露假“獨立”的把戲，同時也堅持粉碎“馬來西亞”，打倒英美帝國主義和國內一切反動傀儡政權，爭取祖國真正的獨立、民主、解放與統一的鬥爭，而不是什麼“真正的完全的獨立自主”的新加坡。

(五)聲明第七段說，“高、蔣聲明中所闡述的三點意見，由於第三點是關係黨內問題，我們在這裡不談外，我們願意對其他兩點，表示我們職工會的意見”。但是，我們詳細的研究了聲明的第八段（第一點）和第十段（第二點）後，發現工委會並沒有真正的暴露和批駁叛徒的聲明，反而只能附和了叛徒的聲明。叛徒聲明的第一點說：“---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宣佈獨立却又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言外之意即我們應該承認或接受新加坡獨立是既成事實。工委會聲明說：“-----我們歡迎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叛徒聲明的第二點說：“我們希望行動黨政府應該盡速釋放政治被扣者，以便他們能夠早日恢復自由，為國家貢獻力量”。工委會聲明（第二點）說：“行動黨政府願立一釋放他們（政治扣留者），讓他們能為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和新加

坡的前途繼續作出他們的貢獻”，此其一。工委會聲明說叛徒聲明中的第三點是“關於黨內的問題”，因此“不談”它，但是，工委會聲明的第三段已經不負責任的干涉到社陣黨內的問題了，指社陣的政策或路線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和“偏差”，並指示它的黨員應該在“黨內範圍內竭盡所能地去努力糾正”它，這實際上就是鼓勵社陣黨內的鬥爭，此其二。既然工委會的聲明可以不負責任的批評社陣目前所實行的政策可能有“錯誤”或“偏差”，那麼又為什麼避開叛徒聲明第三所指責的“李紹祖醫生認為獨立是假的，國會是假的，總理也是應該加上括號，杯葛國會，再來就是杯葛選舉---”而不答呢？反而說這是“關於黨內問題”呢？是不是默許叛徒的這種指責？此其三。叛徒在其叛變聲明中大肆贊揚行動黨的“不結盟外交政策”，但口說“共同對敵”的工委會，却在聲明中隻字不提，實在令人大惑不解，此其四。

(六)現在讓我們把工委會的聲明聯系起來分析。首先工委會的聲明是沒有放標題的，使人們沒有一個思想主題作引導。這一點是配合聲明似是而非的內容的，藉以避免直接的指責高、蔣的叛徒行徑，而巧妙的把矛頭指向社陣，從這一點作出發。聲明第一段，指林煥文出賣左翼運動，“發表了污蔑社

轉入第七版

右傾機會主義者的 勾當決不能得逞！

今年，馬來亞的工人階級以不同的形式，慶祝偉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尤其是星洲，以廿二工團所召集的慶祝會更顯得不尋常；其通過的提案也起着嚴重的危害性。

首先，它不是聯合星洲所有左派工團一道慶祝，是在接受苛刻條件和出席的工人少的情况下召開的，這是開全馬、尤其是星洲工運史上的先例。第二，大會通過的議決案，完全閹割了馬來亞左派運動長期以來，不可更改的最低綱領——即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它背離了當前的鬥爭任務，轉而要爭取一個“獨立”的星加坡。第三，對左派政黨，特別是星洲左派政黨目前所領導的杯葛“國會”和抵制補選的鬥爭，隻字未提；不表支持。

由於該慶祝會的不尋常和所通過提案的嚴重性，它不但會影響了馬來亞的左派工運；同時，也必將影響了馬來亞的左派運動。對此，有關重大的問題和言論，我們不得不及時地，嚴肅地加以對待，客觀地提出批評，以防止它在更大範圍內起着破壞影響，以免有些還未知真象的工人群眾受其誤導。

(一) 這是破壞左翼工運和分裂的慶祝會

大家知道，星洲廿九左派工團原聯合申請在室外舉行五一慶祝會；可是，被行動黨獨裁政權無理地加以拒絕。因此被迫改為分區舉行

慶祝會，並發函通知有關工團。可是在五一的前三天（即廿八日），突然可以租到羽球館，行動黨也好像特別“民主”起來，一反過去的必須一星期前申請的慣例，也在當天口頭答應批准，似乎比選舉的群眾大會更簡易和“民主”；並着令廿九工團的主要負責人在廿九日到警署簽領准字。第二天，警方竟然向廿九工團領導人提出前所未有的苛刻條件，並提出除非所有工團一個也不能少的蓋印同意，否則，將不能給准字開會。這時工團領導面對着要不要接受侮辱性的苛刻條件的抉擇，在這種情況下，六工團堅持拒絕接受要圓就圓，要扁就扁的不合理條件，因而，警方也就沒有發出准字。

四月卅日，李光耀集團突然又“改變”初衷，說幾個工團申請也可以給准字，只要接受那不合理條件。五一籌委會小組的領導者忽視了其他兄弟工團的原則性意見，在五一前夕，同意了那附有各種的束性的條件，當即重新申請，行動黨也馬上發給准字，因此，演成了左派工運有史以來分裂性的五一慶祝會。

誰都知道，反動政權一路來就不斷地向左派運動進攻。它一方面用公開的暴力

鎮壓；另一方面用其安插在左派內部的代理人，以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弱點，企圖分裂左派運動，阻止左派團結。本來五一籌委會的主要負責人是應該知道李光耀傀儡集團所要的這一花招的，並保持高度警惕，何況在至少有六個兄弟工團公開反對接受那些苛刻的情况下，從原則上和發動工人群眾上看，是沒有理由和條件召開這個慶祝會的，與此同時，還應該強烈地駁斥反動派的伎倆，揭穿法西斯行動黨的假民主真獨裁的面目。可是，令人遺憾的是，五一籌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寧可要上反動派的圈套，召開了一個分裂的、失敗的、破壞工人團結；對敵人有利的五一慶祝會，這是開全馬工運史上的先例。顯然的，這是少數控制着工團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要不惜一切，利用這個集會，來推售他們那套見不得人的錯誤路線，散播有害的思想毒索，公開分裂，破壞團結，給馬來亞的工人運動帶來極大的損害。對此，右傾機會主義者必須負起全部的責任，絕不許他們嫁禍於人。

(二) 企圖閹割馬來亞左派運動的最低綱領的錯誤議決案。

在分裂的慶祝會所通過的提案裡，提案草擬者企圖將那套右傾機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已經破了產的貨色；至死不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五版

右傾機會主義者
的勾當決不能得逞！

變，改頭換面地拋進議決案裡，以達到其閹割馬來亞左派運動的最低綱領的可恥目的。這種錯誤的，俱有嚴重危害性的思想觀點，集中表現在第四條議決案的後半段，尤其是最後一段。它是那麼狡猾的混進去，不加研究是看不出來的。其他的第一、二、三、五、六、七、八的議決案的內容全是在那第四條後半段議決案的錯誤路線思想指導下的產物。

第四條議決案後半段這樣寫道：「新加坡和聯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確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是全體星馬人民在民族民主階段中，自始至終不可改變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仍然是這樣。但是，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所以，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開展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進步鬥爭，不但沒違反上述戰略目標，而且是實現上述目標所必要的，更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而服務的，是必要的手段」。我們的確佩服草擬者的耍弄文筆，比有關“高蔣叛變”聲明更加的狡猾，也更加的露骨。然而，一切牛鬼蛇神必逃不過有着優良革

命傳統和思想武裝的工人階級。

議決案的草擬者把閹割馬來亞左派運動的最低綱領混進議決案裡，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源的。大家知道，自從「退出大馬」鬥爭口號的提出，並在實踐中證明是錯誤後，提案的草擬者並沒有細心地從實踐中吸取應有的經驗教訓，糾正錯誤，反而繼續堅持他的那套錯誤路線，可是，由於客觀事實又是那麼的無情，要詭辯又不是那麼容易，因而就轉彎抹角，改頭換面地拉進去，若不經過詳細研究，是看不出來的，好像很有道理。總的來說，這是和廠商會訊第廿五期的所謂「捍衛正確鬥爭路線，反對錯誤路線」和魏利煌答覆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公開信，同出一種思想源流的，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產物。

人們只要打開馬來亞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史，不難發現無數的先烈們，為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爭取馬來亞真正的獨立、民主、統一，不惜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在面對各種各樣來自內外滲透和鎮壓的情況下，仍始終不渝地高舉民族解放鬥爭的偉大旗幟，奮勇前進。不管是帝國主義要什麼“合而治之”或“分而治之”的花招，不管右傾機會主義賊出什麼「退出大馬」或爭取真正獨立的星加坡的謬論，都改變不了馬來亞人民的戰鬥決心。

幾乎在每條議決案裡，草擬者似乎要協助反動派向工人口輸星加坡的觀念（營

英帝的“分而治之”效勞），把原本是一體的馬來亞分割為星加坡和馬來亞，而不是把星洲當為是馬來亞的一個組成部份，是馬來亞的最大城市看待。依照他們的謬論，首先就接受了英帝的“分而治之”的陰謀，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說：「星加坡沒有真正獨立」的原因，所以，要「爭取更大的民族民主權利」，也就是說要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的星加坡”，由於這點，才出現了「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打倒之後」，才能實現祖國的真正統一和獨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戰略目標，並把這種誤導性的路線自吹為是「必要的手段」，是「沒有違反戰略目標」的，難怪新生日報會詳細報導五一籌委會主席陳幸在國遊會上提出慶祝會的三大意義之一——「爭取星加坡的真正獨立」。

誰都知道，一路來馬來亞人民，都把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當為我們的主要共同敵人，怎麼突然會出現「兩地個別的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後，才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呢？何況星洲又是馬來亞整體的一個城市，在這種形勢下，依靠什麼力量能夠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呢？我們還沒有看過任何亞非拉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能夠出現農村和城市個別解放而獲得完全勝利的奇跡。普通常識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要取得徹底解放，必須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轉入第七版）

接第六版

傾機會主義者的
勾當決不能得逞！

城市斗爭和農村斗爭相結合，逐步的鞏固和發展人民的有生力量，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以城市斗爭摧制和分散敵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和支援農村斗爭，最後打倒全民族的主要共同敵人，勝利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可是，議決案的草擬者却要人民走進他的那條死胡同，企圖繼續散播所謂「捍衛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和魏利煌搞的「聯合陣綫」的辯解中的錯誤路線。其實，他的那條錯誤路線，早在一年多前就公開提出過，並在實踐中徹底失敗、徹底破產，可是，他却還是執迷不悟地要硬幹到底，結果，只能充當反面教員，像歷史上的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一樣，最終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裡。

由於星洲和聯合邦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統統是一鼻孔出氣、同流合污的惡源流。所以，他們藉口提出「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而斗爭，因此，在星洲出現「爭取更大的民族民主權利」，在聯合邦放棄工農聯盟而組成的所謂「聯合陣綫」，被曲解為是「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和所謂「必要的手段」，是所謂「為實現戰略目標服務」的，這是明目張胆地企圖幫助英帝國主義轉移馬來亞人民的斗爭目標。

有鑒於此，提案草擬者沒有支持目前星洲左派政黨所展開的杯葛「國會」和抵

制補選的斗爭，但由於某些左派工運領導者不支持左派政黨所進行的正義斗爭，乃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他抬出了原本是對敵的工運「獨立性和主動性」的問題，搬來對朋友，這是不分清敵我，自覺地試圖解除工人階級的思想武裝，同這相應的顯例莫如有關所謂譴責「高蔣叛變」的聲明一樣。

(三) 必須公開撤銷
錯誤的議案

冒然地召開分裂性慶祝會已經是不對了，在慶祝會通過違反馬來亞人民的斗爭目標的議決案，就更加不對了，此種錯誤若不立即糾正，必將嚴重地危害到今後的斗爭，對此，我們吁請有關工會負責人，必須公開撤銷錯誤的提案。我們也吁請有關工會的領導和幹部，採取必要的有效步驟，以促使有關負責人收回慶祝會提案。

我們確信，擁有優良斗爭傳統的馬來亞人民，是有足夠的能力識破那些有意鬧割馬來亞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謬論。我們也有足夠的信心和力量反擊來自內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夾攻。並決心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堅決地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馬來亞工人團結萬歲！

接第三版

看右傾機會主義者是
怎樣看待高蔣事件的

陣的聲明”而高、蔣是發表“退出社陣”的聲明。聲明的第三段指社陣的確有錯誤。聲明第四段指林煥文是出賣社陣、叛變左翼。但高、蔣只是作法上或手法不對而已，並不是背叛，因此根據工委會聲明的意見是：社陣領導顯然有錯誤（正如叛徒所指的那樣），但是不應該退黨，而應該留在黨內作“斗爭”。所以聲明第五段就希望他（高、蔣）收回聲明，以便能夠繼續留在社陣或其他左翼團體。聲明第六段是官樣文章，在此不作批評，但我們保留必要時作批評。聲明第七段也只是指高、蔣的聲明是“退黨聲明”而已。聲明第九段只是籠統的指目前行動黨政府是服務於帝國主義的，但是耐人尋味的是“目前”這個字眼是沒有什麼特別問題的，但是在這篇模糊不清的聲明裡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聲明的第八段和第十段（即兩點意見）並沒有直接激斥叛徒的指責，反而在客觀上迎合了叛徒的意見。雖然聲明中有談到什麼全力支持社陣以便共同對敵（六、三段），但是我們看不出那一點是明確的表明支持社陣的政策，特別是關於“粉碎大馬”的斗爭口號、杯葛“國會”、林葛“紅山區補選”，不承認星洲“獨立”等重要問題。這正如王永元一樣，叫群眾投社陣一票，但不是支持社陣的政策。雖然聲明對高、

轉入第九版

在勞工部主持下 史无前例的祕密投票

☆萊佛士酒店祕密投票特写☆

萊佛士酒店，這間擁有二百多名工友的我會屬下單位組織，最近又經過了一場保衛工人組織的斗爭。

萊佛士工友的生活，說來話長，他們之中有些已在那裡工作了二三十年，打從旅店營業的六七十年來，資方所賺的錢無可計數，而工友的生活依然是處在風雨飄搖中，深受剝削之苦。

在加入「茶餐工聯」之前，萊佛士的工友，原是「泛星各業職工聯合會」的會員，他們在泛星旗幟的組織下，曾蓬勃的展開過各種工人活動，在「泛星」的積極爭取下，工友的福利、膳食、假期等問題都獲得圓滿解決。

背叛工人階級的行動黨，為了鎮壓工運的蓬勃發展，橫蠻無理的採取了行動對付七間具有強大組織的工會，「泛星工聯」首當其衝的被取消了註冊。

自此以後，我會在艱難的環境中，毅然承担起「泛星」的神聖工作，把萊佛士工友團結在我會周圍。可是，反動的行動黨政權，通過其爪牙混入工友群中，並拉了一小撮工友，專門進行其分裂破壞的活動。從那個時候開始，萊佛士工友不僅面對政治壓力、資方壓迫與剝削，同時也面對來自內部的種種破壞行徑，顯然，工友們的斗爭更加艱苦了。

儘管政治壓力、資方剝削、生活痛苦，但是，萊佛士工友始終沒有放棄捍衛工人權益的斗爭，他們在複雜

艱難的環境中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戰勝了困難，在曲折迂迴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反動的行動黨政權時時刻刻都企圖摧毀工人的組織，而以其出賣工人的機噐來控制工友。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二日，那些「勞商份子」便通過勞工部在萊佛士酒店舉行了一場「祕密投票」，但這場「祕密投票」却不能達到他們的可恥目的。雖然這些搗亂份子不斷從中破壞，我會還是以多數票戰勝了他們，取得了代表權，並且與資方從新簽訂為期三年的合約，工友一律獲得加薪、醫藥費、養老金也得以改善。

萊佛士的那些「勞商份子」（少數高級職員），為了達到其私人的目的，不擇一切手段造謠中傷，拉攏工友，誤導工友，並大言不慚的許下千金難買的諾言，說什麼要爭取七十元的加薪等等。有少許工友，由於只看到眼前利益，看不到這些工人叛徒背後的陰謀，對他們的花言巧語，信以為真，而那些「勞商份子」以為有人支持他們了，便沾沾自喜，於是今年又來了一個不三不四的「祕密投票」。由於他

們自己也知道「勞商」的名譽壞透了，所以就換湯不換藥的要了一個花招，變出所謂「星加坡食品飲料暨同行業工友聯合會」（此乃N.T.U.C.屬下之一個新工會，與左派的「全星食品飲料職工聯合會」不同）的花樣來進行「祕密投票」。他們以為通過這個新掛牌就可以橫行霸道，這行無阻了，豈知，這次的「祕密投票」敗得比過去更慘。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五月八日，所謂「星加坡食品飲料暨同行業工友聯合會」在報章上發表了一則不倫不類的聲明，聲明謂：「本邦萊佛士工友，已決定加入星加坡食品飲料暨同行業工會」，聲明且提出挑戰謂將舉行祕密投票以證明參加其工會的工友佔多數。隔天，我會即刻發表聲明予以駁斥，而對方也不得不默認其聲明的謬誤。五月廿四日，他們居然通過勞工部又來一次不三不四的「祕密投票」。

由於祕密投票的方式是不民主的，在投票表格上我們「星洲茶餐酒吧職工聯合會」的名字並沒有放上去，而只有所謂「星加坡食品飲料暨同行業工友聯合會」的名字，投票者只能在表格上划出自己是不是屬於他們的會員。同時，必須指出的是：萊佛士工友原就是我會的會員，（轉入第九版）

接第八版

在勞工部主持下史無前例的祕密投票！

N.T.U.C.份子企圖逼過「祕密投票」硬硬強迫工友接受他們的工會，這是辦不到的。基於上述兩種情況底下，我會號召會員拒絕投票。因此，幹事會便積極展開宣傳工作，發告工友書，向工友解釋不參加投票的意義等等。當天，N.T.U.C.份子動用了大批特務、流氓混入旅店大肆活動，四處拉票。倘若對方確感投票無把握，企圖利用流氓威脅工友去投票，那倒是可以想像的事，但連特務也拉來助陣，那確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投票時間由當天上午十一時至一時，再由下午二時到四時，在這段期間，絕大部份工友都不把投票當一回事，他們照例工作。投票時間結束時，那些搗亂份子自知參加投票者畢竟佔少數，大有不甘離去之慨，但敗局已定，也不得不隨看票箱抱頭鼠竄投勞工部去了。

傍晚時分，工友、幹事下班後都聚在幹事會裡，對於勞工部舉行的「祕密投票」的失慘事，大家興高彩烈，談論紛紛，尤其是幹事，深感此次的（宣傳）工作確是有所收獲，更是喜形於色。然而，就在這時刻，一盆冷水迎面潑來，原來，勞工部竟宣佈不開票，說是由於有人威脅工友，因此把投票展到第二天再投。立刻，工友們沸騰起來了，大家非常憤懣，有的說：「我活了這一大把年紀，從來也沒見過

投票輸了可以再投的事。」有的說：「行動編口口聲聲喊民主，今天勞工部主持的祕密投票，民主却給狗吃了。」有的說：「找遍世界法典也沒有這樣的法律，這分明是玩弄！」當時，我會負責人立即向資方據理力爭，要求不能讓他們如此為所欲為，可是資方却是表示無可奈何，因為這是勞工部的命令。

隔天（五月廿五日），那些工人叛徒果然厚顏無恥又來一個祕密投票了，他們偷偷摸摸的發告工友書，書中除說什麼昨天由於暴徒阻止工友投票，因此今天再投票外，還盡力呼吁工友謹慎選擇，以免後悔莫及，同時還向工友保證將請警察到場維持秩序……

明眼人皆知，這分明是做賊喊抓賊，流氓、特務、警察的到場都是他們的傑作。對於他們那種莫須有的罪名及荒唐絕頂的論調，根本不屑置辯，工友們一笑了之，終傳為笑談。

第二次的投票時間原定於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但不

幸得很，在這段時間裡，僅僅三名工友前往投票，這可憐的三票當然無濟於事，因此他們又把投票時間拉長了一小時，而這一小時內投票的人連一個也沒有。嗚呼哀哉，如此玩弄的投票，仍然是一敗再敗，N.T.U.C.份子，甕子吃黃蓮，苦也！

工友們為捍衛自己的組織的斗爭勝利了，（N.T.U.C.份子的陰謀破產了）萊佛士幹事會準備為此慶祝一番，以資鼓勵，繼續發揚工人階級敢於斗爭的精神，誓把斗爭堅持到底。

從這次萊佛士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N.T.U.C.份子是什麼也不會停止其分裂、破壞工友的活動的，他們總是無孔不入，企圖爭奪左派工會的領導權。因此，各單位組織的工友務必提高警惕為是，我們要警告那些工人叛徒，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歷史的巨輪是不會向後退的，有誰敢來阻擋，只有把自己碾得粉身碎骨。

接第七版

看右傾機會主義者是怎樣看待高蔣事件的

蔣叛徒也說「強烈的反對和譴責（第四段），但是我們看不出究竟是反對那一點和譴責那一點。

因此我們對工委會這篇聲明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篇聲明沒有指出「大是大非」，也不能安定群眾的情緒，也沒有暴露和嚴斥叛徒的聲

明，相反地却對叛徒大有同情之慨，而且聲明不但沒有真正的支持社障，反而在客觀上幫助了叛徒攻擊社障，所以整個聲明只能起模糊與混亂群眾的作用，沒有一點教育群眾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接受這篇聲明。我們要求工委會收回或糾正或澄清這篇聲明，以避免模糊和誤導工友群眾。

此致

工人階級偉大團結敬禮！

☆ 第十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 ☆

名譽顧問：林清祥。方水雙

法律顧問：T. I. 拉惹

醫務顧問：Abu Bakar

常務委員

主席
正：黎材群
副：符致民

總務
正：李承平
副：陳行善

秘書
陳萬順
劉麗英

財政
正：陳慶欽
副：王業裕

查賑·符儒發

組織委員
主任委員：蕭登慶
委員：楊慶坤、楊子樁、白徐金、王業裕

宣教委員
主任委員：王錄金
委員：叶亞祥、何君傳、陳傳燦

福利
主任委員：莫壯根
委員：王大家、曹家軒

勞資委員
主任委員：黎材群
委員：劉麗英、符致民、陳萬順、李承平、林向平、陳慶欽、王業裕

信託人
許慶富
許慶球
許慶光

查賑·許聲振

***** / 9 ☆ 6 6 *****

老韓江三工友勞動節日被資方無理開除

老韓江酒樓三名女工，因五一勞動節那天拒絕做超時工作（因資方不給工友享有公共假期津貼），而被資方無理開除。

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偉大節日，這一天，是工人應享有的假期，是工人階級先烈的爭取“三八工作制”的鬥爭日，所以，在五一這天，全世界工人階級都在自己的組織領導下來慶祝發揚先烈們的戰鬥節日，秉承先烈們的反剝削反壓迫鬥爭精神。然而，老韓江的資方，却敵視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剝奪了工友應享有的節日權益。

衆所週知，在今天“勞工法令”和“店員法令”的執行下，都似乎無能為力談上保障工人的飯碗（生活權益）問題。一切的“勞工法令”已成為當政者的點綴品，廣大的工人階級只能望着

“勞工法令”、“店員法令”來充饑、求解渴。更倒的是：在勞工法令不斷被人為修塗、懲憑下，資本家仍然能大量榨取工人身上的血汗，繼續剝削和壓迫工人的生活權益。

當廣大的工人群眾處在被剝削被壓迫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裡，老韓江三名女工的被剝削被壓迫就是不合理社會制度的反映。該三名女工在勞工部的“追補”超時津貼處理下，每名只能拿到區區的九十元而已。

光華戲院工友罷工 我會前往慰問！

本月十九日晚，我會負責人皆會員訪問了正在鬥爭中的光華戲院罷工工友。

據該罷工工友代表稱：此次罷工工潮，是光華戲院工友卅多年來的第一次，由於資方出爾反爾，拒絕簽署了的改善待遇的合約，並宣稱要開除全體工友，迫使全體工友展開罷工行動。以捍衛工人權益及抗議資方的野蠻手段。目前這宗工潮還堅持中。

援越抗美簽名運動 小坡區簡報

援越抗美委員會所舉行的全島性簽名運動已經在星洲展開了，單以小坡區四星期的訪問工作來說，就計有一萬多名群眾簽下了名字，慷慨樂捐的也為數不少。

鑒於此，援越抗美委員會為了更好作好群眾工作，豐富工作內容，決定於本月廿五日，下午八時正，假木聯會所舉行團體代表斗智比賽，六月卅日於本會禮堂舉行團體代表演講比賽，我會已決定派代表參加此兩項活動，希望幹事工友們前往參觀！